

《爾雅》同訓詞語釋讀及語義研究

李鳳蘭 著

遼寧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爾雅》同訓詞語釋讀及語義研究/李鳳蘭著. --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610-6169-5

I. ①爾… II. ①李… III. ①爾雅—詞彙—研究
IV. ①H131.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187117 號

出 版 者: 遼寧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 瀋陽市皇姑區崇山中路 66 號 郵政編碼: 110036)

印 刷 者: 瀋陽航空發動機研究所印刷廠

發 行 者: 遼寧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張: 21.75

字 數: 370 千字

出版時間: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時間: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責任編輯: 粟 延

封面設計: 鄒本忠

徐澄玥

責任校對: 李 佳

書 號: ISBN 978-7-5610-6169-5

定 價: 49.00 元

聯繫電話: 024-86864613

郵購熱線: 024-86830665

網 址: <http://www.lnupshop.com>

電子郵件: lnupress@vip.163.com

前言

《爾雅》匯編上古漢語的訓詁資料，將分散的隨文注釋的釋義形式發展為集中的專書注釋。其前三篇解釋物名之外的一般詞語，收集了很多上古漢語中使用較為頻繁的詞語，包括古語詞、方言詞；是對經書、群書中詞語使用義的匯集，既有本義，又有引申義、假借義等；使用了多種釋詞方法，通過詞義訓釋，反映了詞語的各項規律，保留了很多語義關係，為研究上古漢語詞語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本書在釋讀前三篇所列詞語時，以周祖謨先生所著《爾雅校箋》為研究底本，運用以出土的古文字新材料，補正傳世文獻之紙上材料的“二重證據法”，以具體的文獻語言材料考釋為依據，從語義系統的橫向、縱向兩個層面出發，考證詞義；同時吸收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成果，解析義位間的聯繫所滲透的社會歷史、民族心理因素。

全書共分為四章。

第一章：《爾雅》同訓詞語語義研究的歷史回顧。從歷代注疏、新證研究兩個方面概述《爾雅》前三篇所收詞語語義研究的成果。同時總結了現有研究的不足：《爾雅》前三篇所收詞語的釋讀，即對具體詞語語義的訓釋方面，尚存在很多問題，或是錯誤釋讀，或是存疑而未能釋讀；釋讀方法方面，義位的判定缺乏縱向語義引申系統的考察，桎梏於“同義”關係，以訓詁形式判定語義聯繫。

第二章：《爾雅》同訓詞語釋讀新法。介紹了相關概念、理論框架、同訓詞語的釋讀方法及釋讀研究成果。

第三章：訓語與被訓語的語義關係。在引申義列中對具體義位判定的同時，適當考慮詞的整體聯繫，通過詞與詞的相互關係，考證詞義。跳出“同義”這個桎梏，分析並整理出《爾雅》同訓詞語中訓語與被訓語多層多向的語義聯繫，從而便於讀者讀通《爾雅》、使用《爾雅》。

第四章：同訓詞語釋讀。首先根據先秦詞義特點，吸取傳統訓詁研究的經驗與成果，利用訓詁材料的綜合系聯探討意義之間的相關聯繫。同時

採用現代語義學系統的研究方法，在詞義發展的縱向引申義列中，以義位為基本單位，確定詞條中實際包含的義位，理清詞條內特定詞義在該詞引申語義系統內的位置，明確其引申理據，理清其引申發展線索，解析每個詞語在詞條中的義位，從而糾正傳統注疏及新證研究在釋讀方面的錯誤，提高釋義的精度；解決疑難訓列，探求尚未做出明確訓釋的疑難詞義；避免傳統訓釋的晦澀難懂及片面性，力求對《爾雅》同訓詞語的訓釋清晰明瞭。

通過釋讀及語義關係的總結，可以發現：

《爾雅》整理、保存了故訓，是通過訓釋來解釋詞義的，訓語一對多，並非是以一詞一義的形式來訓釋。研究其中的語義，應以訓為單位。《爾雅》同訓詞語的訓釋中，訓語、被訓語是按意義聚合的，但其語義關係多種多樣，不僅包括詞與詞，還包括字與字、短語與詞的關係；不僅有同義關係，還有類義、相通義等關係。前三篇計 612 個詞條，308 個僅含有一個被訓語的詞條內，被訓語與訓語在一個意義上構成單一的語義關係。304 個含有多個訓語的詞條中，61 個為多義同條，其內部釋字與多組被釋字在不同的義位層面上構成多樣的語義關係，並按不同意義構組形成不同聚合，使得一個詞條訓列變成了兩三個義列；237 個單義詞條內部訓語與多個被訓語在一個意義上構建多層多樣的語義關係。

總之，就其內容和作用來說，《爾雅》是一部訓詁資料集，是在一定的編則統率下，客觀地、按隨文訓釋的本來面貌纂集訓釋材料的。從編纂整理語言文字的自覺意識與體例的細密程度來說，低於現代辭書。《爾雅》不是現代意義的同義詞典，是古代訓詁材料的匯集。其訓釋中的訓語與被訓語，雖然同訓，卻未必都同義。嚴格來說，《爾雅》前三篇應是同訓纂集。

本書在我的博士論文《〈爾雅〉同訓詞語釋讀及語義研究》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從選題到定稿，從論文結構的安排到實例分析，導師王貴元先生都提出了諸多有益的建議和中肯的批評；沒有先生的不斷鼓勵和悉心指導，我的這篇論文就不可能完成；先生的溫雅之教，我將永遠銘記在心。

在本文選題、寫作、送審、答辯和修改過程的不同環節，還得到王甯、張雙棣、華學誠、羅衛東、殷國光、張衛國、趙彤、龍國富諸位先生的指教和鼓勵。他們的悉心傳授，使我拓寬了學術視野，提高了學術涵養。謹向諸位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

本書獲得了“遼寧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院漢語教學基地”的資助，衷

心感謝遼寧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院的文然院長、崔莉書記，感謝遼寧大學出版社李佳老師，他們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由於我學識水準有限，可能有負諸位師長的指導與厚望，文中的所有失誤由我個人負責。

作 者

2010 年 8 月

前
言

3

凡 例

一、本書在釋讀前三篇所列詞語時，以周祖謨先生所著《爾雅校箋》為研究底本。為方便檢索查閱，每個詞條前均標注順序號，如 1.12，表示《釋詁》第十二個詞條。

二、在引用古文字材料時，引用卜辭力求完整，凡命辭一律使用句號；銅器銘文、簡帛等一般只引相關句段。

三、在引用的古文字材料的釋文裏，□表示缺一字，▣表示缺字數目不詳，【】表示根據文義補出的字，（）表示通用字，＝表示重文。

四、某個詞語在不同詞條中反復出現，意義相近，以“參見”字樣標出。

目 錄

第 1 章 《爾雅》同訓詞語語義研究的歷史回顧·····	1
1.1 歷代注疏的相關研究·····	2
1.1.1 兩漢至清·····	2
1.1.2 清以後·····	6
1.2 《爾雅》同訓詞語的語義研究與新證理論的結合·····	9
1.2.1 散見於各種著作中的新證研究·····	10
1.2.2 《爾雅》新證的專著研究·····	11
1.3 現有研究的不足·····	13
1.3.1 同訓詞語的釋讀問題·····	13
1.3.2 釋讀方法的不足·····	15
第 2 章 《爾雅》同訓詞語釋讀新法·····	18
2.1 基本概念·····	18
2.1.1 訓語、被訓語·····	18
2.1.2 義位·····	18
2.1.3 語義系統·····	19
2.2 基本理論和方法·····	19
2.2.1 二重證據法·····	19
2.2.2 傳統訓詁學、現代語義學相結合·····	21
2.2.3 基本語料·····	22
2.3 同訓詞語的釋讀方法·····	23
2.3.1 概說·····	23
2.3.2 隱喻·····	27
2.3.3 轉喻·····	30
2.4 同訓詞語的釋讀·····	41
2.4.1 以批判的態度校讀《爾雅》·····	41
2.4.2 對傳統注疏的補足訂正·····	43

2.4.3	虛詞的釋義·····	47
2.4.4	訓語的特殊形式·····	50
第3章	訓語與被訓語的語義關係·····	52
3.1	分析標準·····	53
3.1.1	以訓語為基點·····	53
3.1.2	以單個被訓語為單位·····	53
3.2	訓語與被訓語的語義關係描寫·····	55
3.2.1	同義·····	55
3.2.2	相通義·····	58
3.2.3	類義·····	59
3.2.4	內在含義·····	60
3.2.5	對詞義、語法義的描述·····	61
3.2.6	言語義·····	62
3.2.7	假借字·····	63
3.2.8	異體字·····	64
3.3	小結·····	65
第4章	《爾雅》同訓詞語釋讀·····	67
4.1	《釋詁》釋讀·····	67
4.2	《釋言》釋讀·····	206
4.3	《釋訓》釋讀·····	285
附錄一	古文字材料參考語料·····	324
附錄二	傳世文獻參考語料·····	327
	主要參考文獻·····	329

第1章

《爾雅》同訓詞語語義研究的歷史回顧

《爾雅》始於戰國末期，終於西漢末年，由諸儒廣泛搜求、綴輯群書傳注，遞相增益而成，是先秦訓詁和訓詁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① 其以古代典籍為收詞對象，對先秦存在的大量分散的訓詁材料進行歸納概括，對古今異言、方言殊語和各種名物加以歸納整理，把四千多個詞語匯集在一起，加以解釋，分類成篇，成為一部專著。

《漢書·藝文志》錄《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其按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前三篇是一部分，解釋的是一些常見於傳世文獻的詞語，這些詞語一般來說詞義比較抽象，是以反映語言的區別功能為主的性質狀態語義，其使用較為頻繁，比專科語詞更為重要；後十六篇，分門別類地解釋了一些關於人類生活和自然界萬物的詞語，其語義以反映語言的標誌功能或標籤功能為主。

前三篇所列詞語是解釋物名之外的一般詞語的，收集了很多上古漢語的詞彙，其中包括古語詞、方言詞，是對經書、群書中詞語的使用義的匯集，既有本義，又有引申義、假借義等，使用了多種釋詞方法，通過詞義訓釋，反映了詞語的各項規律，保留了很多語義關係，為研究上古漢語詞語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對前三篇所列詞語的語義研究，傳統注疏以及近年來的新證研究在注釋、考證詞義方面所做的工作較多，在詞義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下面從歷代注疏、新證研究兩個方面概述《爾雅》前三篇所列詞語語義研究的成果：

① 《爾雅》成書較早，最早著錄《爾雅》的《漢書·藝文志》也僅言“《爾雅》三卷二十篇”，而沒有指出其撰述人和成書時代，因而後人對《爾雅》的成書年代及作者，歷來說法不一。綜合各方面來看，以成書於戰國，漢續有增補近於事實；何九盈、胡奇光、方環海等學者將《爾雅》置於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從語言、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多個方面做了動態的考察，以能夠標識特定時代文物制度的詞條、與全書編纂體例直接相關的詞條作為依據，借助同它的内容相關、可資比較的《尸子》、《呂氏春秋》等古書作參照物，認為《爾雅》的初稿當始成於戰國末、秦代初，到西漢初期，《爾雅》經全面修改而定稿。

1.1 歷代注疏的相關研究

“《爾雅》所獨有的詞語，以單字計是 928 個。它這部書共為 13113 個字，除去 928 個字，它和其他各書相同的有 12185 個字。這個數目再用除同存異的核計法，它本身所有的詞語，約計為三千五百左右。而十三經的總字數為 6544 個字，除去各書所獨有的，這三千五百左右的數目確實又是《爾雅》和各書所共有的詞語數目。”^① 因此，傳統學者多認為《爾雅》是專為釋經的，歷代多以《爾雅》為讀經工具，認為“《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②，特別是在提倡“讀經”的時代，曾將其譽為“讀經”的“梯航”^③、“襟帶”^④。

雖然傳統學者對《爾雅》性質的判定具有片面性，但客觀上，《爾雅》的大部分詞語多見於傳世文獻之中，如《釋言》的很多詞語都出自《詩經》，對於閱讀先秦典籍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時至今日，在閱讀先秦傳世文獻時也要參考《爾雅》中的訓釋。

但《爾雅》成書較早，有些字、詞的具體意義，因後世讀者對當時社會環境、文本語境等諸多背景因素的陌生而產生閱讀障礙和理解困難。因此多年來，學者們都非常重視注疏《爾雅》，專著多達 160 餘種。

1.1.1 兩漢至清

兩漢至明清研究《爾雅》的著作甚多，^⑤ 其研究多圍繞著詞義的注釋和考證，或是文字的校勘和輯佚。但這一階段的學者多認為《爾雅》是聖人遺作，始於周公，成於孔門，為六經訓詁，往往據雅證《雅》，以歷代傳世文獻來考證《爾雅》同訓詞語的釋義。訓詁宗師戴震更明確提出：“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

① 殷孟倫：“從爾雅看古漢語詞彙研究”，《山東大學學報》，1963 年 s8 期，第 68—83 頁

②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8 頁

③ 宋翔鳳《爾雅郭注義疏序》：“訓故之淵海，五經之梯航也。”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07 頁

④ 劉勰：《文心雕龍·卷八·練字》：“夫《爾雅》者，孔徒之所（慕）【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詳見《文心雕龍》，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 756 頁）

⑤ 各書目詳見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綜核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①

1.1.1.1 兩漢

西漢即開始有人為《爾雅》作注，郭璞《爾雅序》謂晉以前“注者十餘”^②，但可考者唯有韞為文學、劉歆、李巡、樊光、孫炎五家，其注本也不復存在。唐人各經正義和《玉篇》、《一切經音義》、《廣韻》等字書、韻書或類書中尚可見到片斷。清代以來，亦多有學者加以輯佚。^③從輯本中可以看出，這些注家於《爾雅》經文不但釋其義，而且注其音。“舍人在漢武時，釋經之最古者，本多異字，尤可與後改者參校而得《爾雅》之初義焉。”^④孫炎《爾雅音》使用反切注音多達50餘處。由於他們去古未遠，這些音義對於理解《爾雅》本文和解讀先秦典籍都特別寶貴。黃侃先生即認為，漢人舊注“蓋雖零文只義，皆可葆珍，探討《爾雅》者，究不能不首先及於此焉。”^⑤

最早的比較完整的《爾雅》注本是晉代郭璞的《爾雅注》。《爾雅注》主要是“錯綜樊孫，博觀群言”^⑥：一是對《爾雅》經文進行訓釋，或直接訓釋詞義，或以晉代通語、方言、俗語為訓，多以複音詞解釋被訓語和訓語，對“未聞”、“未詳”和“義之常行”的詞語不作注釋；二是兼有注音，所注之字近50個；三是在注解中，對《爾雅》訓釋條例有所揭示，如反訓、二義同條、語轉、聲轉等現象；四是對傳本中的文字訛誤進行了校勘，糾正舊注之失。

① 戴震：《戴震集·爾雅文字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頁

② 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頁

③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爾雅〉類》有《爾雅韞為文學注》三卷，共輯225條，輯《爾雅樊氏注》114條，輯李巡注305條；黃奭《爾雅古義》輯樊光注79條，輯李巡注304條，其《漢學堂叢書》中有《爾雅韞為文學注》一卷，共輯234條；王仁俊輯《十三經漢注》中有《爾雅舍人注》一卷；清末黎庶昌輯《古逸叢書》收劉歆注5條，朱彝尊《經義考》輯樊光注8條；余蕭客、臧庸、王謨等均有輯本。

④ 《爾雅韞為文學注》清人馬國翰序，轉引自《〈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頁

⑤ 《黃侃論學雜著·爾雅略說》，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7頁

⑥ 郭璞《爾雅序》，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頁

《爾雅注》集漢魏西晉雅書注釋之大成，^① 不僅疏通《爾雅》，而且為《爾雅》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善本，建立了注解《爾雅》的條例。漢以後雖迭為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其後唐陸德明，宋邢昺，清邵晉涵、郝懿行，皆據其本。

1.1.1.2 晉以後至明代

南北朝時期，研究者多為《爾雅》作注、音、圖：南朝梁沈旋《爾雅集注》，陳施乾、謝嶠、顧野王分別撰著《爾雅音》，江淹《爾雅音》、《爾雅圖贊》。諸書皆佚。^②

唐宋元明時期，注疏眾多，但亦多已亡佚，影響不大。一是注解體：唐裴瑜《爾雅注》五卷，宋孫奭《爾雅釋文》、王雱《爾雅注》，明陳深《爾雅解詁》三卷、無名氏《爾雅解詁》三卷；二是音體：專門標釋字音，唐裴瑜《爾雅音》一卷、智騫《爾雅音義》二卷，後蜀毋昭裔《爾雅音略》三卷，宋王應麟《爾雅奇字音義》二卷，明薛敬之《爾雅便音》；三是節略體：對《爾雅》及其注、疏進行刪節、整理，宋無名氏《互注爾雅貫類》一卷、無名氏《爾雅發題》一卷、無名氏《爾雅兼義》十卷，元危素《爾雅略義》十九卷。

疏釋方面的著作有唐陸德明《爾雅音義》，^③ 宋邢昺《爾雅義疏》、^④ 陸佃《爾雅新義》、^⑤ 鄭樵《爾雅注》，^⑥ 其在詞義考釋方面較之漢五家注和郭注，有顯著的進步：

① 《黃侃論學雜著·爾雅略說》評郭璞《爾雅注》之得：“一曰取證之豐”，“二曰說義之慎”，“三曰旁證《方言》”，“四曰多引今語”，“五曰闕疑不妄”；評其失謂：“一曰襲舊而不明舉”，“二曰不得其義而望文作訓”。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9—1140頁

② 清人黃奭《爾雅古義》卷七輯《爾雅集注》53條、輯施乾音一卷、謝嶠音一卷、顧氏音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爾雅集注》57條、輯施乾音一卷、謝嶠音一卷、顧氏音一卷。

③ 《黃侃論學雜著·爾雅略說》：“詳陸書體例，可謂閎美；雖尚有漏闕，待後來之補苴；要之治《爾雅》者，必以此為先導矣。”（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2頁）

④ 《黃侃論學雜著·爾雅略說》：“新疏縱行，邢疏仍不能皮閣也。一者，補郭注之闕……二者，知聲義之通……三者達詞言之例。”（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3—1144頁）

⑤ 《雅學史》：“《爾雅新義》以創發新義為宗旨，其中提出了不少獨到見解，並不乏有真知灼見之處，特別是發明《爾雅》釋詞體例……明確指出《爾雅》訓詞的多義性……尤其是它使用的底本較善。”（詳見賈秀豔《雅學史》，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180—181頁）

⑥ 周祖謨《重印雅學考跋》：“其能不溺於俗，不違於古，而別有發明者，惟鄭樵《爾雅注》一書而已。”（周祖謨《問學集》下，中華書局，第689頁）

(1) 解經且釋注。這一時期的注家對經注都力求疏通證明。如邢疏不僅疏解《爾雅》經文和郭注中難懂的詞語，對郭注中引用的典籍用例，也一一指明其出處；同時疏釋郭注中未詳的條目，“注所未詳，邢氏雖不能全補，而葑、肇、逐、求、卒、廩、宦、徒駭、太史、胡蘇十事，則皆能依據經籍，確能為郭氏拾遺”^①。而《爾雅音義》對《爾雅》的訓釋，則採取了“經注畢詳，訓義兼辨”的方法和體例。

(2) 揭示《爾雅》用字條例。隨著時代變遷，文字形體不斷演變，且《爾雅》相傳已久，在傳抄、使用過程中有人增補，故在其不同版本間字體存在差異，有文字訛誤的情況。

郭注中明言形體的僅有兩例，唐陸德明的《爾雅音義》則更為注重形體的考辨，注意通過文字聲音之間的關係，探明《爾雅》被訓詞的正借現象，對《爾雅》的假借例、異體字例進行了揭示，並且根據各種版本，校勘文字。陸德明還一改前人擅改文字的陋習，採取了校而不改的做法，對後人瞭解和研究《爾雅》的版本文字具有重要價值。

邢昺受宋代“聲義相通、因聲求義”理論的影響，更多地從聲音角度探求被訓語音義之間的關係，指明被訓語的正借情況，在其八十多個注有“某某音義同”的訓例中，所揭示的音義相同的“某某字”之間，既有古今、異體、正借、音轉的區別，也有同義詞及同義詞中某一意義上的借字現象，如有八例為古今字關係，九例為異體字關係。鄭樵注也很注意揭示被訓詞為假借字和古今字等現象。

1.1.1.3 清

清代學者研究《爾雅》達到高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著作數量空前增加，僅《爾雅》研究專著就有近百種，散見於文籍中說某字（詞）某義者更不可勝計。雖然大多數仍是對前代著述的注釋和整理，但體式更加多樣化，大致有校勘體、輯佚體、音體、疏注體、說體、問答體等18種，^②其中，成就和影響最大的是疏注體著作。如邵晉涵《爾雅正義》不僅校勘文字，而且引證廣博，補充證明郭注，並闡明字之通轉假借，做到了既“存古義”、“廣古訓”，又“存古音”，建構了清代疏注《爾雅》的基本框架；郝懿行《爾雅義疏》通篇遵循以聲求義的原則，闡明通假現象，究明本字，糾正誤說。

^① 《黃侃論學雜著·爾雅略說》，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3—1144頁

^② 詳見賈秀豔：《雅學史》，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233—304頁

(1) 校勘

清人治雅，必先校勘，他們幾乎對能見到的所有版本進行了反復對校、研究，在進行注疏之前進行了大量的版本校勘工作，產生了“校本”、“補校”、“匡名”、“正字”、“正名”等一系列頗有影響的校勘體著作，周祖謨先生《續雅學考擬目》中即具列九種。這些著作不僅校經，於注於疏，並加勘正。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幾乎網羅了當時能看到的所有善本，並多依據《說文》、《經典釋文》校正經、注、疏文的異文別字，內容詳備、勘核精細。嚴元照《爾雅匡名》正文字偏旁之離合，以《說文》為主；存古本之異同，以《釋文》為主；糾正俗刻之舛誤，以石經為主。^①

(2) 輯錄

清人非常重視散見於群籍中的《爾雅》舊注，王謨、嚴可均、余蕭客、馬國翰、黃奭等對散見於其他文獻中的漢魏舊注進行輯佚，輯得千條之多，編纂成書，對研究《爾雅》的版本流傳等問題意義重大。清代的《爾雅》輯著可分兩類，一類以《爾雅》條目為綱，統領各家之注；一類以《爾雅》注家為目，分家輯錄。

(3) 在語義關係中考證詞義

宋代邢昺的《爾雅疏》把《釋詁》篇中鄰列的意義有關的幾個訓列放在一個“疏”下注釋，但所合疏的訓列都是“文字重復，輾轉相通”^②的。郝懿行除沿用邢氏的合疏外，還另創17組，涉及69個訓列，占《釋詁》訓列三分之一強，《義疏》沿用《釋詁》單條的有120個，《義疏》中有30個詞條群，其中含2條的21個，含3條的7個，含4條的2個，共含71小條。

詞條群內的各小條之間存在著各種訓釋形式的聯繫或意義上的聯繫。一個詞條群就是一個詞義群，就是一組類義詞。郝懿行在合疏的單條之間用圓圈隔開，在圓圈後說明它們的意義聯繫，實際上是把意義有關的鄰近訓列組成詞群，解釋詞義時把它放到與其他詞義的相互關係中來認識。

1.1.2 清以後

隨著近現代語言文字學及其分支學科訓詁學、方言學、音韻學、語法

① 徐養原：《爾雅匡名·序》，轉引自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頁

② 郝懿行：《爾雅義疏·釋詁第一》，中國書店（根據清咸豐六年刻本影印），1982年版，第1頁

學等現代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爾雅》的研究重點轉向于名義、性質、作者、與相關書籍關係、注家及研治《爾雅》的方法等問題:黃侃《爾雅略說》^①、陳晉《爾雅學》^②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寶秀豔《雅學史》^③通論《爾雅》之學;顧廷龍、王世偉《爾雅導讀》^④通論《爾雅》全書;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⑤則以史為經,以類為緯,總匯《爾雅》學研究資料;李法白《爾雅釋詞撮例》^⑥深入分析研究《爾雅》的釋詞方法體例;從詞彙學、語義學角度研究的有蘇新春《評〈爾雅〉的語義分類》^⑦等;從辭書學角度研究的有許嘉璐《〈爾雅〉分卷與分類的再認識》^⑧等等。

但是從傳統的訓詁角度對《爾雅》予以系統注釋、校勘的則較少,影響比較大的有周祖謨的《爾雅校箋》、徐朝華的《爾雅今注》;更多的是散見於一些文章中的對單個詞語的考證。

1.1.2.1 周祖謨《爾雅校箋》

周祖謨先生以1931年故宮博物院所印《天祿琳琅叢書》宋刻本(經注本)為底本,對照了不同版本的《爾雅》經注,選取歷代字書、韻書、音義書、類書所引《爾雅》文字進行對校,並擇取清代學者的成說,對《爾雅》重加校勘。其使用的資料遍及經、史、子、集各部,所引達57種,包括《古逸叢書》影宋覆蜀大字本《爾雅》和《玉燭寶典》、敦煌所出的《爾雅》白文和《爾雅》郭注本殘卷。

作者根據文意加點句讀,逐字逐條審校經文和郭注,每下一次斷語均有數條證據作支撐,宛志文稱其為“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爾雅》校本”^⑨。其校勘範圍包括文字異同、誤脫衍倒之類,如“遇,偶也”:“案阮元據李善《文選》注及玄應《音義》定《爾雅》‘偶’、‘遇’二字誤倒

① 黃侃:《爾雅略說》,載《黃侃論學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陳晉:《爾雅學》,見朱祖延:《〈爾雅詁林〉敘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頁

③ 寶秀豔:《中國雅學史》,齊魯書社,2004年版

④ 顧廷龍、王世偉:《爾雅導讀》,巴蜀書社,1990年版

⑤ 朱祖延:《爾雅詁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⑥ 李法白:“《爾雅》釋詞撮例”,《鄭州大學學報》,1963年,第4期,第85頁

⑦ 蘇新春:“評《爾雅》的語義分類”,《九江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第78頁

⑧ 許嘉璐:“《爾雅》分卷與分類的再認識——《爾雅》的文化學研究之一”,《中國語文》,1996年,第6期

⑨ 宛志文:“今人幾部《爾雅》專著述評”,《辭書研究》,1990年,第1期,第89—95頁

是也。《萬象名義》及《字鏡》亦云：‘偶，遇也。’”^①

同時，通過辨析文字上的差異，解決了文字在流傳過程中所能出現的各種變異現象，還兼及句讀牽屬和條目分合，如“莢，藪也”：“王樹枏謂‘莢，藪也’三字當系注文，誤竄入正文。王云：‘莢、藪在《釋草》，此處不應復出。《詩·大車》：毳衣如莢。《傳》云：莢，離也。《箋》云：莢，藪也。《正義》云：莢，離，《釋言》文；莢，藪，《釋草》文。據此則唐孔氏所據《爾雅·釋言》中尚無莢藪也三字。蓋郭注引《釋草》以釋此經，後人誤書入經中，遂至前後復見。’”^②

1.1.2.2 徐朝華《爾雅今注》

《爾雅今注》以中華書局1979年據原世界書局所印清人阮元刊刻的《十三經注疏》的影印本為依據。作者在疏釋詞語時，首先注明被釋詞的確切含義，進而限定釋詞的意義，理清有關訓釋詞與被訓釋詞之間義同義近的語義場關係，使同訓各詞的意義與訓釋詞的意義呈現在同一層面上，形成同義語義場，辨析了一些近義詞、同義詞的詞義。運用新的詞彙學知識，在同義語義場的範圍內，解析了一部分“二義同條”，如“1.45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予(yú)，第一人稱代詞。又：…給予。【案】這一條是以‘予’的兩種不同的意義（實為二詞）分別解釋兩組意義不同而排列在一起的被釋詞。”^③

同時作者廣泛吸取古注，又運用近人的研究成果解說詞義，說明詞語意義的變化，如“1.43：‘朕’，第一人稱代詞，我，我的。在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獻中，除君王外其他身份的人也可自稱為朕…秦以後，一般用於皇帝自稱。”^④

1.1.2.3 專題研究

這一階段，從傳統的訓詁角度，針對某個詞條或某個詞予以考證、訓釋的專題研究較多：黃嶽洲《“良”字古讀考》^⑤從語音上、字形上考察“良，首也”之義的源流；周及徐《〈爾雅·釋詁〉“林、烝，君也”解》^⑥

① 周祖謨：《爾雅校箋》，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頁

② 周祖謨：《爾雅校箋》，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頁

③ 徐朝華：《爾雅今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頁

④ 徐朝華：《爾雅今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頁

⑤ 黃嶽洲：“‘良’字古讀考”，《南京師大學報》，1984年，第1期，第72—76頁

⑥ 周及徐：“《爾雅·釋詁》‘林、烝，君也’解”，《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11期，第181—184頁